



Zangdi Chuanqi

藏地传奇

雅拉香玻的誓言 姜琬 著

该书破译了西藏历史上一段千古之谜，向读者展示了这片神秘土地上不为外人所知的西藏宗教、神迹、预言、伏藏、人祭，以至异度空间的人神对话及生命虹化等惊人现象，揭示了宿命与拯救的社稷运数、放荡与忠贞的人性纠结。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一部解开藏人心灵密码的传奇小说

地藏传奇

雅拉香坡的誓言
姜琬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地传奇:雅拉香玻的誓言/姜琬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5108-0508-0

I. ①藏… II. ①姜… III. 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7628号

藏地传奇：雅拉香玻的誓言

作 者 姜琬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ublish.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ublish.com
印 刷 北京大地印刷厂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23
字 数 380千字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508-0
定 价 32.00元



题记

嗦呀啦！

无际的天穹下，高原拔地而起。

连绵起伏的群山，似奔涌的波涛陡然凝住。迷蒙的黛青色中闪耀着片片耀眼银光，那是千百座高挺的雪峰；雪峰下缠绕着条条玉带，玉带飘动在群山之中，那是江河之源。群山之波承载起岁月之流，莽苍苍，浩荡荡，直至无极——

这就是青藏高原。

日月经天，高原只是无言地见证；江河行地，雪山只是默然地守望。这是永远的雪域高原！江河无悔，雪山庄严，就像雅拉香玻不变的誓言。

琴心无意



目录

序. 王子出走 / 2	23. 王子在行动 / 173
1. 神子还是魔种? / 4	24. 斗法斗智 / 184
2. 不寻常的少年王子 / 8	25. 笑饮毒酒 / 203
3. 猎场冲突 / 14	26. 生命化作彩虹 / 212
4. 赞普的忧虑和王子的婚事 / 23	27. 丢失法铃 / 221
5. 王子和雪鹫一同失踪 / 26	28. 道遇山贼 / 225
6. 国师的卦象和神秘预言 / 30	29. 重逢云桑 / 233
7. 被贼惦记上 / 35	30. 章玛王子的婚讯 / 239
8. 当美少年遇到俏寡妇 / 42	31. 隐蔽的毒手 / 250
9. 黑夜血案 / 50	32. 沐浴佛光 / 268
10. 冤狱 / 60	33. 笑里藏刀 / 276
11. 刁蛮郡主云桑 / 73	34. 无妄之灾 / 284
12. 新任师爷 / 80	35. 赞普的使臣 / 292
13. 部落勇士的可悲遭遇 / 85	36. 再遇“野人” / 297
14. 神奇的金刚铃 / 94	37. 艰难的选择 / 302
15. 云桑的心事 / 98	38. 人还是野兽? / 309
16. 欠了桃花债 / 108	39. 祭坛救少女 / 314
17. 遭天谴的强盗 / 114	40. 黄河血脉 / 324
18. 草原莽娃的挑战 / 120	41. 汉女孩 / 327
19. 地狱有多远? / 130	42. 王子的智勇 / 342
20. 神佛之争 / 137	43. 明心见性 / 352
21. 飘去的云 / 150	尾声 王子归来 / 357
22. 不平静的逻娑 / 165	附录 雅拉香玻礼赞 / 361



第一部 赞林吉桑

圣洁的雪山巍然屹立，在蓝天下银光闪耀。山下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草原上静静地躺着纯净的高原湖泊，就像绿绒上点缀着晶莹的蓝宝石。雅砻河从草原边上蜿蜒流过，滋润着这片土地，滋养着土地上的生灵。这片土地用美丽和芬芳回报神山圣水，阳光下遍野的香莎草掩不住羞涩，把淡淡的幽香渲染在空气中；和风中片片红柳林慵懒地摇摆着，像情人般缠绵。



序. 王子出走

雅拉香玻^[1]神山守护在雅砻河源头，雅砻河水从雪山上泻下，就像从九天上流淌下来。

昔日天神之子化身下界，来主人间之时^[2]，当他看到雅拉香玻，不觉停下了飞翔的脚步。

圣洁的雪山巍然屹立，在蓝天下银光闪耀。山下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草原上静静地躺着纯净的高原湖泊，就像绿绒上点缀着晶莹的蓝宝石。雅砻河从草原边上蜿蜒流过，滋润着这片土地，滋养着土地上的生灵。这片土地用美丽和芬芳回报神山圣水，阳光下遍野的香莎草掩不住羞涩，把淡淡的幽香渲染在空气中；和风中片片红柳林慵懒地摇摆着，像情人般缠绵。

天神之子流连忘返，就在这里现身人间，开创了吐蕃的赞普王统。而神山之灵，斯巴大神雅拉香玻从此就守护着王统和其治下的众生。

从雅拉香玻向东北行，骑马不到两天的路程，就可到达王城逻娑（拉萨古称）。

当先祖赞普松赞干布离别雅拉香玻神山，挥师北进之时，他眷恋地回望那苍宇下渐离渐远的神山，在心中祈祷。然后一代雄主铁马金戈，纵横雪域，一统高原。他最后建都于群山环抱中的一片水草丰美的坝子上，这个后来被叫做逻娑的

[1]雅拉香玻，山名，在西藏拉萨南面泽当、琼结一带，这里是藏民族的发祥地，此山从古就被藏族人奉为神山；山神雅拉香玻，山神之王，被视为吐蕃王族的保护神，莲花生大师进西藏弘传佛法时，曾作障碍，后被莲师收伏，成为藏传佛教的护法神，他在莲花生大师面前发誓：尽未来际，护持佛法流布，法脉永续；护持高僧大德长久住世，护佑修行人免遭魔障和灾难。

[2]藏族传说，吐蕃历代赞普都是天神或天神之子化身下凡，来做人间之主，引领众生。在完成了人间使命后，灵魂又回归到天界。

日光之城，将冰雪和丽日、现实和向往奇妙地凝聚在一起。那金色的阳光就像来自天界的微笑和梦想，把冰雪覆盖的高原笼罩在绚烂之中。

这是吐蕃第四十代赞普赤德祖赞时期。五月初的一天清晨，天刚黎明，晓月和晨星仍淡淡约约地隐现在天空中。高原昼夜温差悬殊，虽然已近初夏，但清冽的晨风吹来，仍然带着袭人的寒意。像往常一样，王城里的人们仍蜷缩在藏房里、帐篷中。

晨曦中万物轮廓虽然已经清晰，可高原仍流连在无扰的梦中……

王城中央，红山之巅耸立着雄伟古朴的布达拉宫，那是先祖松赞干布所建，并成为以后数代赞普的宫殿。几十年前，不幸被雷电击中，引起了火灾。虽然损毁不大，但王室和朝中对那里的风水有了疑虑，所以至今仍然废置着。

现在的王宫，是建在王城西南的吴样多平坝上，因地得名吴样多宫。这里原是一片河谷平原，王宫紧傍着一片浓荫蔽日的林卡（藏语：天然或人工园林），机曲河从林卡边上流过。虽不像先前布达拉宫那样高峙岳立、傲视群山，但别是一种富丽堂皇、穷工极巧。那庞大的气势和华贵的景象，自有王家的气魄，同样让高原民众俯伏景仰。

王城中坐落着金碧辉煌的大昭寺、小昭寺等佛教寺院，晨钟暮鼓深沉而祥和。

城中仍能见到那些破败的祭坛，古老建筑物上仍依稀可辨狰狞的图腾，那些都是苯钵教的遗物。虽然斑驳破损，不复当年的景象，却仍然挟着神灵的余威。

城中建筑布局，都以寺院和王宫为中心，如众星拱辰般。那些宗社和行政建筑，外显古朴而内彰森严。往外直到近郊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寨子，那多是贵族和朝臣高官们的宝寨。而那些相对简陋的藏房和帐篷，则是牧人、手艺人 and 商人们的居所和店铺，如像群星般散落在草地、山坡上。城中，有百十条纵横交错的官道，都是由石板铺就。城外则是广袤的草原、平缓的坡地和连片的林卡；再往外，就是连绵的群山。

清晨的清冷和静谧一直在延续。虽然炊烟已从藏房、帐篷中升起，城中仍然难得见到人，只有草地上散布的牦牛悠闲地拣选着嫩草，懒懒地嚼着，偶尔因为警示越界的同类而引起一点骚动。看上去，王城一如往日般闲散和平静。

王宫和外面永远是两个世界，那两扇王气森森的大门把臣民们的世界阻隔在外面。大门由坚厚的铜皮包裹着，那上面既有威武凶猛的图腾，也镶嵌着各种华丽的金银装饰。

但今天王宫里却似乎有些异样，红墙内有明显的躁动，人马相杂、器械相碰



的声音不时传出宫墙。宫墙外的人们对那里面的任何异常都很敏感，然而那里面的情景被高高的宫墙遮挡着，人们不过徒增猜疑而已。

忽然，王宫大门轰然洞开：一队队御林军催着轻装的快马，从里面急匆匆地涌出，分头向城中四面驰去。紧张而杂乱的马蹄声一下便惊醒了不大的王城，从四面藏房的木窗中不时探出来一张张疑惑的脸。

大蕃的少主、未来的雪域之王、人们心中天神般的雅拉香玻王子章玛昨夜悄然离宫出走了！

一条宫中本来密守着的消息，还是不一会儿就在王城中传开了。因为在城中住着的人，很多就是朝中的元老、高官、贵族们以及他们的家人，即使是普通的富室大户，也与这些人深有瓜葛。至于那些客商和手工匠人们，消息也不闭塞，虽然需要保持着与卑贱身份相应的谨慎，私下里却也热衷于打听和传布上层的消息，以显出自己的不凡。

人们开始钻出自己的藏房和帐篷，看着不时疾驰而过的人马，小声地议论着。各种小道消息不脛而走，众说纷纭。

令人震惊的消息立刻让王城陷入猜疑、茫然和失落之中。王子章玛是吐蕃人的骄傲，是雪域的希望。虽然臣民们对他们的王子除了那则广为传诵的英雄传奇之外所知不多，但王子在他们心中却占有重要的位置；虽然人们很少能见着王子的面，但他们知道王子就在他们的身边，在他们的生活中一直有他的影子。现在忽然听到他离宫出走的消息，无不感到疑虑和诧异。

1. 神子还是魔种？

不少人猜测，王子的出走可能是因为和朝中某些重臣不和，愤而离去；而有人则神秘地宣称，王子的潜行其实是去执行赞普的秘密使命；还有人则大胆预言，其实王子还藏在宫中某处，放言其逃出，其实是朝廷有一项特殊策谋。但据了解内情的人透露，王子的出走不过是为了逃婚。

藏王赤德祖赞是一位内心刚强而外表儒雅温和的国王，和他的先辈们一样，笃信佛教。王后昂楚玛为他生下了两位王子，章玛和达玛，次妃也曾生下两位王子，但不幸都先后夭折了。经历了丧子之痛，藏王对章玛和达玛更加珍视疼爱。两位王子还有几位姐妹，这几位公主是由别的王妃们所生。现在两位王子和公主们都成长得健康、聪明、漂亮。大王子章玛，被视为苍天赐予大蕃的瑰宝，在他身上寄托着赞普的希望和吐蕃的未来。

据说这位王子出生时有很多异象：他出生的那天早晨，日、月、星三宝同时出现在朗然的晴空，出生之时则是彩霞满天；他降生的行宫上空百鸟来朝，空中隐约传来梦幻般奇妙的乐音；这王子是胞衣如袈裟般裹在身上，头朝上脚朝下降生下来的，他从母腹中出来时，不哭反笑，落地不久就咿咿呀呀口中念念有词。

虽然异象纷纭，不过按古老的说法这些现象未必都很吉祥，可有多种解说，一种显然的说法是这样的孩子不好养活。

当时这些异象惊动了整个王朝，王族和臣属们都在猜疑，就连民间也议论纷纷。由于朝廷公开里对王子出生时的那些异常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所以民间的传言就满天飞，添油加醋说得不着边际。真实的情况当然只有赞普夫妇和在跟前的人才知道。

开始时，当着赞普的面，臣属们对这些异象也只敢往好的方向解说，谁敢在这种敏感的事上冒犯赞普自找不痛快呢？做臣子的都知道，如果言语不慎惹恼了赞普，连身家性命都不保，那口中三寸还能独自畅快？因此众臣都异口同声地对赞普喜得神子、天示祥瑞表示祝贺，还有人表示自己再不用对大蕃的未来忧心忡忡而日理万机了，说得藏王哈哈大笑。但流言并未平息，随着下面对异象的传言日渐走样，背后有些不好的说法也出来了。

私下里有苯钦（苯钵教大祭司）预言，这个孩子其实是魔种，将给大蕃带来不祥和灾难，其出生时的异象就是天神的诅咒，乍一出世，便违背常伦，逆天而行。他说得引经据典，活灵活现。苯钦把这些话故意在民间散布开来，贵戚和朝中大臣中对这事本来就有猜疑，现在听到这些说法，认为是印证了自己最初的怀疑，最后朝中不少人相信了那些负面的说法。有人甚至大胆地放言，说应该将这个不祥孽种扔到逻娑河里去。

藏王对这孩子出生时的景象也感到有些惊异，因为他亲眼所见确有些不寻常的地方。不过对于一个相信赞普或未来赞普是天神之子的民族来说，不寻常才是正常的。所以藏王并不太以此为虑，至于那些不祥的说法，藏王当然很清楚，实际上是苯教徒们的借题发挥，以发泄他们的不满。那些看似针对婴儿的言辞，其实是针对自己和朝政的。

苯钵教是吐蕃的传统本土宗教，其势力在王族贵戚和朝臣高官中都有其代表，在民间也仍有深厚的基础，他们和外来的新宗教佛教一直进行着地位的争夺和思想信仰的斗争。从松赞干布以来，佛教得到了王权的扶持，之后的历代赞普都奉行崇佛（教）抑苯（教）的政策，尤其是先王赤松德赞（赤德祖赞的祖父）干脆明令吐蕃军民人等不得信仰、传播苯钵教，这样严厉的禁令和偏向的政策，让贵戚及朝野中那些信仰、拥护苯钵教的人极为不满。古老的信仰与政治的经济

的利益搅在一起，失势的苯教信徒们决不肯轻易认输，苯教势力就像一片压不灭的星星之火，一不小心又会死灰复燃，并疯狂地反弹回来。这就导致几百年来佛教与苯教的斗争实际上是在拉锯似地进行着，后几代藏王虽然自己崇信佛教，但对苯教也不敢过于压制，只求大家相安无事便罢。

苯教信徒们平日对赞普不敢表现出不满，但现在似乎机会来了。异象虽然表现在孩子身上，但并不只被看做这个婴儿的不祥，因为这不是普通的婴孩，他是赞普的儿子，其身后是吐蕃王朝，那些异象被理解为凶兆，其实质是天神给人的警示。他们相信这显示出上天对吐蕃人的作为不满，上天将惩谴雪域。这种理解给了他们信心和胆量，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背后就是天神，自己代表着真理和公义。虽然他们仍不敢对赞普本人说三道四，但对那个刚出生还不具有正式身份的小婴孩，他们并不太忌惮，于是就借题发挥起来。

藏王也知道，苯钵教信徒们不过想借此事抵诋毁自己和朝廷，发泄一下长期积压下的不满，想给予崇佛抑苯的赞普以精神上的打击和信念上的摧毁，这实际会实质性地削弱王室和拥佛派的力量。但现在赤德祖赞对他们也不得有所顾忌，因为毕竟这些人代表着几个世纪以来的一股强大的暗流，他们拥有相当大的势力，就在自己的母族中也有坚定的支持者，并不是仅靠赞普的政令就能把事情解决的。并且恼人的是，王子出生的异象按传统解释也确实有诸多歧义。如何才能让那些人闭嘴，不再纠缠这件事，很让赞普伤了一段时间的脑筋。

王后昂楚玛不但美丽高贵，而且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女人。她想，全天下最清楚这件事的就是自己了，怀孕前后，自己做过很多奇怪而吉祥的梦，众多守护神在梦中出现，那些梦境如同真实，醒来后，都可清晰追忆；而临产和分娩时自己身体毫无痛苦，内心充满喜悦，还未在意之间，婴儿已顺利出生，要知道这是自己第一次生孩子呀！她坚信自己的儿子是天神的化身，他出生时的一切过程都那么吉祥顺利，一切景象都是天降祥瑞。但自己的体验、自己内心的坚信如何才能让别人相信呢？当然自己的丈夫相信，但仅是藏王相信还是不够的。她为自己的无奈感到伤心，她知道在全吐蕃现在只有一个人能应付现在的尴尬局面，让苯教徒们折服，这就是钵阐布（国师）^[3]白吉永丹。

于是她招来钵阐布，就此事求教。白吉永丹仔细地询问了王子出生时的景象，王后也都尽可能详尽地据实描述。了解情况后，白吉永丹心里有了底，他肯定王子是一位乘愿再来的大菩萨^[4]，那些异象都是上上吉象。他安慰王后说，她

[3] 钵阐布：政教合一的吐蕃官职名，意为高僧兼平章政事，代理赞普处理日常事务，是赞普在佛制和行政两方面的全权代表。

[4] 菩萨为救度轮回中的众生，发愿不入涅槃而生生世世化身世间利益众生，他们示现为普通人生活在我们中间，内心却是清静和慈悲的，以帮助众生觉悟为己任。

的孩子的出世将为吐蕃带来新的繁荣昌盛和吉祥安宁，他承诺亲自出面解决这件事情。

于是由藏王召集，白吉永丹尊者与对方推举的最具辩才的苯钦作了一次公开的大辩论。朝中三位最德高望重的元老充当裁判。这是一场公平的辩论，虽然白吉永丹贵为国师，但和对方完全是平等辩论，只是以理服人，决不以势压人。显然，辩论的结果直接关系到王子的命运。

那是一场举国关注的辩论。两位智者在藏王及众臣面前击掌辩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虽然只是言辞相争，那场面却是惊心动魄，不亚于战场交锋。藏王和众臣都敛息静听，王子的命运只系于毫发之间。对吐蕃来说，这是一场佛、苯之间的一次公开较量；对王子来说，这是一场决斗。但这却是一场结果并不对等的决斗：若是诽谤王子的一方输掉，对王子来说只免去了本不该有的麻烦；若拥护王子的一方输掉，则王子就在劫难逃了。

白吉永丹尊者是获得语自在^[5]的成就者，辩才无碍的班智达（大智者），但对方也是人中翘楚，决非等闲庸手。一边是义正词严，一边是巧舌如簧；一边翻云覆雨，一边安如山岳。如此你来我往直辩了大半日，才渐显出胜负来。

白吉永丹尊者破斥了对方开宗立论的破绽和所依据经论的谬误，更识破了对方便偷换概念、循环论证、诉诸情绪、无效推论等诡辩技巧。他赞美王子以仙人身姿头上脚下趺坐而降生，身披天成之袈裟，口诵观世音菩萨的六字大明，身相庄严，梵音清越。指出这些征兆正说明王子是吉祥天神的化身，是诸佛菩萨所授记并护佑的未来的高原之王，他的临世是大蕃的福祉，是雪域未来的希望。

最后，口干舌燥的苯钦在尊者的正气、智慧和机锋之下词穷不敌，只得认输退出。这场大辩论终于以拥护王子一方的胜利而告结束。

“大王，请赐给我们的儿子一个吉祥而适合他身份的封号吧，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位杰出的赞普，威名远扬的高原之王！”王后向赞普请求说。

虽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王后仍忧虑到王子的未来。她要趁此胜利之时，用“名正言顺”的方式确立王子的地位，使那些不利王子的流言不敢再兴起，以杜绝后患。

“唔，”藏王点点头，然后沉吟起来。但这是一件大事，他一时还想不出一个适当的封号来。

王后见赞普思索良久而没有结果，于是建议：“何不请国师拟个封号呢？”

“对，对，”一句话提醒了藏王，他连声赞同。今天钵阐布智胜苯钵大法师，平息了拥苯派对王子的不利攻击，保护了王子，实际上使赞普的威势更盛，

[5] 通过佛法修习，当解开喉间受用轮时，会出现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的飞跃，语自在是一种成就境界。

王权更加巩固。藏王也更加倚重于他。由他来给王子起封号，确实再合适不过，藏王慨然应允。

白吉永丹不好推脱，领受了赞普的旨意，他谦逊地向赞普作礼谢恩。

白吉永丹略一沉思，然后双眼望向虚空，向空中祝祷，进入禅定状态。一会，已有所得，他自己先笑了一下，然后转向藏王和王后：

“就叫雅拉香玻王子吧！”

“雅拉香玻王子……雅拉香玻王子！太好了！”藏王夫妇二人都欣然接受。

赞普就当着元老和群臣们的面，宣布这个婴儿封诰为“雅拉香玻王子”，取名章玛。

由于钵阐布和拥佛派的保护，王子因此没有受到伤害并在以后得到加倍的保护。赞普对佛教的法理和法力也因此更加坚定了信心，朝廷在整个吐蕃极力推崇佛法，动用国家权力保护佛教的传播和弘扬，甚至制定了许多优待佛教僧人的条文。而朝中苯钵教势力由此一败，遂更受压制。虽然对赞普和拥佛派更增怨恨，却不得不有所收敛以求自保。

2. 不寻常的少年王子

这位章玛王子从小就表现出过人的天资，聪慧无比，勇武过人。还未正式启蒙，已然自通读写；年岁尚幼，却已力大无比。他又是长子，所以朝中上下将他看作当然的王位继承人。赞普夫妇也对他寄予厚望，一方面珍爱有加，呵护备至，另一方面对他进行全面而严格的教育和训练，以期他在未来能承担起高原之王的崇高职责。从佛法五明^[6]的智慧到经邦济世的学问，从布阵演兵的谋略到弓马骑射、相扑摔跤的技艺，都要求他全面认真学习。藏王不惜重金从雪域内外请了最好的老师来对王子各方面进行指导培养。

佛法内明方面，由于钵阐布忙于国事，无法亲自对王子进行辅导。他怕耽误王子的学习，特推荐住持大昭寺的高僧班智达丁增桑布做王子的亲教师。而其他世俗间的学问技艺，则由吐蕃、大唐、天竺、南昭、大食等地的多位学者和高人教导。因此，这位王子无论是佛理学问还是武功技艺，在王族齐辈中都无人能与其比肩。

王子常在宫中书房里与同学老师们探寻源理，讲论大道，其高才卓识已然胜

[6] 佛教术语，源自梵语。明，指学问和智慧，五明是指包括佛法教理以及世俗功用的五类学问。分别为内明(佛法)、声明(修辞语法、音律)、因明(逻辑、辩论术)、工巧明(技术、技艺)、医方明(医药学)。

服那些满腹经纶的大学者。常有师爷向赞普请辞，称自己实在教不了如此聪明绝顶的学生。

藏王经常在宫中设堂考查王族子弟们行营布阵、运筹帷幄的谋略和胆识，或者组织在较场中比试弓马兵器，或是在草原上角力摔跤、徒手相搏，而每逢这种时候王子都是绝对的胜者，没有人能撼其地位。这并不是因为王族兄弟们的惧怕或谦让，那些少年英雄个个争强好胜，当仁不让，而这种胜利对任何一个王族子弟都是值得骄傲与夸耀的事情。王子实在是天赋异禀，非凡间俗物。

虽如此卓然超群，章玛王子仍是一位谦逊有礼的少年，毫无天潢贵胄的骄横和霸气。风采飘逸却又显出端方持重，英气勃发却透出几分儒雅，颇有乃父风范。群臣常常找时机在藏王面前夸赞一番，藏王虽然脸上只是淡然一笑，心里却喜滋滋的。

但随着王子年龄增长，他身上有些变化却引起了藏王的警觉。小时候活泼开朗的王子，渐渐变得沉静少言，对于学问的争辩讲论少了过去那份热情，对于演习弓马骑射、相扑拳搏这类事情也没了兴趣，时常默然沉思。这种行为倾向在他这个年纪是不应该有的，这也和其他王族子弟大相径庭。毕竟这是一个马背上生长、靠武力称雄的民族。先祖统一雪域大地，虽然号称是神意，可不能说没有靠着自身的剽悍神武、将士们的骁勇善战。王子如不喜兵刃、不逞血气，今后怎能拓疆守土、镇国安邦呢？

藏王试着就自己观察的王子近况询问了太傅丁增桑布，想听听这位大智者的看法。

丁增桑布听完赞普的诉说，平静地笑了笑：

“老僧知道大王担忧什么。”

“哦，”藏王询问地望向丁增桑布，“那烦请尊者为我释疑。”

“大王当然不会担心王子的武功，镇定是高手制胜的法宝，王子在同龄人中从来就没有过对手。”

“嗯，这我不太担心。”

“大王也不会担心王子的学问智识，沉思是心的追索，是智慧之源。”

“嗯，这我也不用担心”

“我想大王真正担忧的是王子的性情。”

藏王点头肯定，“正是。”

丁增桑布宽慰藏王说：“其实这种变化是因为王子年岁渐长，渐知人事，他深知自己身上的使命，因而忧心。大王没听说过忧患出雄才吗？”

“哦，是这样吗？”藏王将信将疑地问。



“其实大王不必担忧，章玛王子身上奔流着先祖赞普澎湃的血呀！”

听了太傅的解释，藏王心中多少有些释然。他继续对于儿子的成长敏感地观察着。

但章玛王子性情的转变并未停止，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变得多愁善感起来，常对着春花伤感，对着秋月沉思，再不然就是一个人王宫后殿的湖边，用那支心爱的玉笛吹着感伤的曲子。

那支玉笛连藏王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弄来的，而王子则说是在梦中见到一位紫衣女子，送给他一支玉笛，并教他吹笛，梦醒后发现自己手上竟握着那支玉笛。这事藏王虽然不太相信，然而王子自从有了这支玉笛，也就自然地会吹奏。藏王对此深感疑惑。为了弄清王子的话究竟有几分是真的，他暗中嘱咐宫中权威的乐师，在王子吹奏的时候好好监听。不想乐师听王子吹笛竟听得傻了，他回禀藏王连赞王子必是天人，其曲非凡间所闻，其艺也非凡人所能。藏王听了乐师的话，有些相信王子对这件事的解释，但却深怪那仙子怎么没有送王子一把宝剑。

对王子的这些多情易感的表现，藏王此时不只是忧虑，简直有些失望了。他认为王子年龄增长，理应更表现出男人的豪气，但他却作小儿女态，成了个顾影自怜的多情种，而这对于一个将成为高原之王的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这将是一个王者致命的缺陷。藏王想，如果这样下去，这位王子就给毁了，他自忖自己是绝不敢把吐蕃的未来交给这样性情的继承人的。

藏王再一次求教于太傅。

丁增桑布听完藏王描述的情况，仍是坦然地笑一笑。

“大王不必担忧，这是王子的慈悲心所引发的。”

“慈悲心？”藏王不解地问。

“是的，”丁增桑布肯定地说，“王子善根深厚，具有与生俱来的慈悲心，难免睹物思怀，引发感伤。”

“哦？”藏王将信将疑。

藏王知道王儿从小就极富有慈悲之心，不要说对人，就是对宫中喂养的小鹿、孔雀等动物也都充满慈爱。而长期佛法的学习和熏陶，使他心地更为善良，对世间万物生起无缘大悲，连看到一只小田鼠死了都会伤心。藏王原来对此并不在意，认为小孩子的性情幼稚，长大自会改变。况且他想，王子富有爱心本来是好事，这样以后做了赞普之后，才懂得爱民，才会做一个慈爱的统治者。但他没想到，慈悲心原来会让人变得如此软弱！

王后对王子近来表现出的忧郁和伤感十分心疼，她认为是因为长期在王宫里关着，封闭的环境把孩子给憋坏了，便吩咐侍卫和近臣们时常带王子出去游玩。



王子显得很兴奋，近臣和侍卫们也很高兴。

第一次，王子出游兴致很高，叫侍卫们准备了好多吃的、玩的，可回宫后却闷闷不乐。王后奇怪，便将跟随王子一块出去的侍卫叫来，仔细地盘问，问这一路出去发生了什么事。侍卫想了想回答说没有什么呀，王后让他好好想想。侍卫回想起来说，王子曾看见一个乞讨的孩子在拣人家倒掉的剩菜——

“喂，你为什么要吃这些发馊的剩菜？”王子问。

“因为我没有吃的。”

“你家里人不给你吃的吗？”

“我没有家人。”

王子拿出宫中的糕点给他，孩子欣喜地伸手接过，但没有吃，只用鼻子使劲地闻了闻，然后揣到了怀里。

“你为什么不吃？”王子奇怪地问。

“这么好吃的东西我舍不得吃掉，”那孩子回答说，“吃掉就没了，我还得每天吃剩饭。”

“但你不吃不也要吃剩饭吗？”

“那不一样，如果我一直拥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就是吃剩饭也觉得香。”

第二次出游，王子还是很有兴致，王后担心王子，所以跟随的人更多。回来时，王子又和上次一样，神色黯然。他把自己关在屋里，独自忧伤。

王后又询问侍卫发生过什么事，侍卫回答，王子曾在草原上看到一顶帐篷里躺着一个患肝包虫病的牧人——

王子赶快让随行的御医为牧人治病。御医诊病后，让病人服下药。不一会儿，病人感觉轻松一点了，他感激地向王子和御医道谢。

王子让御医再给牧人多留下些药。正准备离开，牧人却叫住了他们。

“仁慈的贵人，你能再多给我留下些药吗？我还有些亲人，他们染上了和我同样的病，有的比我还严重。”

“啊，那真是不幸！”王子让御医把带来的所有的药都给了牧人，让他分给需要的人。

牧人仍显得失望，“这实在不够，草原上还有好多人也染上了和我一样的病。”

第三次，王后特地吩咐侍卫们，不要让王子进牧人家里，以免看到悲苦之事。但回来之后，情况依然故我，王子显得更加愁苦。王后再盘问侍卫王子看到了什么，侍卫回答说，王子看见路边坐着一个衰老的老人——

“您在这里做什么？”王子停下问。

“我在等待死亡的到来。”老人戚然回答。

王子为老人的情形感到难过，“您这么衰老，却没有人照顾您，请您跟我回王宫罢，我让宫里为您养老。”

老人抬头看向王子，眼中亮起一丝光来，但那光只一闪又暗下去了。老人黯然低下了头，喃喃地说：“在宫里我能够不死吗？”

接下来好几日，王子都郁郁寡欢，茶饭不思。王后弄不明白，王子为什么会为这些小事忧伤。她轻易不敢再让王子出宫游玩了，然而苦闷和忧伤仍长久地笼罩着王子。

王后怕王子这样下去会出事，她想到钵阐布白吉永丹。王子出生时，就依赖他的智慧，度过了危厄。王后对国师很是信赖，现在在王子的成长中遇到麻烦，何不找国师请教呢？

应招前来的白吉永丹静静地听着王后诉说自己的担忧，甚至没有多问一句，他对太后所说的王子的情况一点没显出惊奇，似乎早就知道这一切。

王后不解地问：“他为什么会忧伤呢？”

“因为王子太清醒。”

“太清醒？”王后说，“他只是看到了世间寻常之事。”

“他看到了尘世的真相！”

“尘世的真相？”

“是的，”白吉永丹回答，“在这个不完美的世间，清醒的人一定会痛苦的。”

“我们也都看到了，”王后说，“那不都是每天都在发生而人们无能为力的事情吗？”

“正因为发现了生命的脆弱和人世的无奈，王子才那么痛苦。”

“那我宁愿他不要那么清醒，不要那么认真，我只愿他快乐地生活。”

“其实王后不必过虑，王子只是看穿了轮回的本质。每一个寻求真理的人，内心都会经历那种不能为外人道的深刻的痛苦。”

王后忧虑地说：“如果把天下苍生的痛苦都加在他尚为年少的心中，他会崩溃的！”

“痛苦是人生的推进力。如果是一个没有找到信仰的人，在痛苦中或者迷醉，或者毁灭；但王子不会，他心中有光明，会找到方向的。”

“什么方向？”

“觉悟的方向！现在这种情况只是修行中的过程，用佛法来讲，是悲魔入